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八

傳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生十六年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



一縣大聳去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鬻獄以公少年  
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  
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  
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  
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  
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  
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  
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  
歸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錄  
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

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及青州民趙禹  
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  
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  
下禹開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勤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

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効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



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并州上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口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飢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下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及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尔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



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  
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曰  
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  
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  
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閒和不能測  
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在兵押之曰  
以是赴葉縣聽吾命既至今曰汝已自首皆无罪然  
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  
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

官道博平博平大猶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  
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  
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耕盜為之屏息徐州  
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  
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  
腐敗為憂歲飢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  
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  
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  
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  
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



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  
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  
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  
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  
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  
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  
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  
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  
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  
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

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辯鈎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  
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水平生不假  
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  
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  
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為急  
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  
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  
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  
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為文人行而  
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



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  
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  
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  
就湮沒欲私紀其行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  
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載平生不為行狀墓  
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笑語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尔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  
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廬居蔬食不與世相聞  
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  
帽方聳一作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  
之方山子余譙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  
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乃山子亦矍然問余



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合仰而笑呼余宿其  
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  
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  
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  
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  
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  
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  
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  
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  
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  
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先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  
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倘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游作  
隸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  
壇也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  
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  
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  
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  
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往



醉官人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  
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今當  
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書二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  
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  
平興國五年六月二二無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  
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嘗曰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  
得王公詩既已一作異之至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  
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血痕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  
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印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  
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

閑游尔寄書與山中人澄疑乃知其死驗其時則死  
日也發其塚履一作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  
挾雖小技不輕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  
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  
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  
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  
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  
閣上云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澄居第祿山陷東都澄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峩山源欲自荊州  
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綉負甕而汲者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甕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五口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  
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凍一<sub>一</sub>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

我一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  
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  
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  
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  
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  
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  
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  
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  
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  
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表所甘  
澤謹以其天竺故

事故書以遺寺僧舊  
文頌冗頗為刪改

###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右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  
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推  
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  
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  
乎雌黃冠眾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街吾為其非儕  
事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粮瑯瑯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

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  
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  
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  
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  
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  
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  
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  
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  
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  
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



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則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帶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筴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了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為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晉溫潤鎮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龍石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



同事皆小器頑猾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

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庶虞不能以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歛之祔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若世世勿絕文為人者廉



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  
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  
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  
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尔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  
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  
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  
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  
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  
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

選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  
如汲黯之言後采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尔以尔  
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  
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  
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  
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  
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  
為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  
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  
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



生玩好器用後官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  
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  
方高才竒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  
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  
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間者  
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  
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  
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珠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  
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  
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  
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為明  
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  
裸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  
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  
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



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  
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  
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  
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  
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慙然  
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  
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  
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  
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  
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

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坐上眾口歎美之曰聞客  
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  
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  
能對大慙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  
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醒宜見擯  
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國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  
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  
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蕪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



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人朝久尊貴

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街之群臣皆知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必曰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而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以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心何見之晚



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招  
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  
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  
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  
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  
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陽樂官  
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應屈姪欲  
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官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特  
株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雄之精一鎗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簡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飮御名  
但未知其實尔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  
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  
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  
嘉之所為猶若麓踈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  
經師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  
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  
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  
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執中  
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反陵之嘉雖見侮  
為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



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

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頷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蕭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而伐大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慮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擢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藉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



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推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申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

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 溫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革三曰生



手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縣之坤以布之釜以熟  
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  
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  
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  
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滄水湯先生游既熟遂  
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  
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  
秦王得與田蔡甲肥鄉羊爽內黃韓音子俱召見  
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吳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  
習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卿等之謂

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  
夕召對所獻納時或履踈上未  
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  
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  
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  
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  
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  
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  
有以以下之即無患因進其弟子  
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

爵士更尚食典御旦  
皆不盡善也秦王以  
心數日不食中美賜  
石中美既被任用凡  
共為人柔和有以塞  
口肝意有所思亟召  
以進其說頗剛鯁志  
士曰為其所傷矣宜  
口升元華於上上意  
回食矣中美曰吾為



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者今  
進縱復有用者將誅焉乎昔也  
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  
遂稱疾以俟就第其後子孫生  
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為四族

口與羊生輩皆不得  
可充心腹而今也遠  
思我彼將不盡矣  
即郭者散居四方自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八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九

記

仁宗皇帝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遠事仁宗皇帝雖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盛至獨私竊覽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  
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  
小者猶能敦朴恒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



天人和同上下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善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箴此筆

保曲昇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述蠹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箴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  
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知衆飢人入於  
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  
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  
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  
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

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  
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惱無愛無可無不可時



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衆寶山見山不見寶若公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若以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入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亦不見夢因以我為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幽既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味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以甜而得酸以及酸辛苦  
忽然及自味舌根有甜相我亦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嘗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 大悲閣記二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  
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億億身可也而况於手  
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之衆非千萬億  
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  
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淨寶目其道一尔昔  
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  
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



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  
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  
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  
鼓首肯旁人而是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  
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  
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  
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  
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  
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他也  
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

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  
際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傳通其義欲以如幻  
二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  
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  
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  
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  
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  
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思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諸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又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作之  
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燠燥濕

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  
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  
數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  
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  
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  
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  
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  
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  
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  
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



傳於口而載於書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游嬉而已是

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千此一無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一作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



馬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  
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  
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是好  
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効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  
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  
孔丘知之以為

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  
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  
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已  
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片鹵化  
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  
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  
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

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  
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  
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辨其事仲文子珪仍引其徒如



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高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鑿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早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竒偉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一作蓋之矣彼遊於  
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  
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  
常眩亂及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  
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  
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

庶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  
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祀  
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  
者日以及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  
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  
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  
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  
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道也西望穆陵隱然如  
城郭師尚父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



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  
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  
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  
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  
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  
外也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地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  
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  
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

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溜故率常苦旱禱於  
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付蓋有常德者故謂  
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秋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  
其廟廟門之西南十餘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  
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  
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  
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  
廣三尺又取又一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  
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  
所疾痛亦多矣更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



雲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免史云

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崑崙惟德之常吁嗟雲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顛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茹之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



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  
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  
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  
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  
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色之奉此樂天之所  
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  
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  
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  
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

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  
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  
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  
子之聖而自比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  
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  
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且以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  
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以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  
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嘗  
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里小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  
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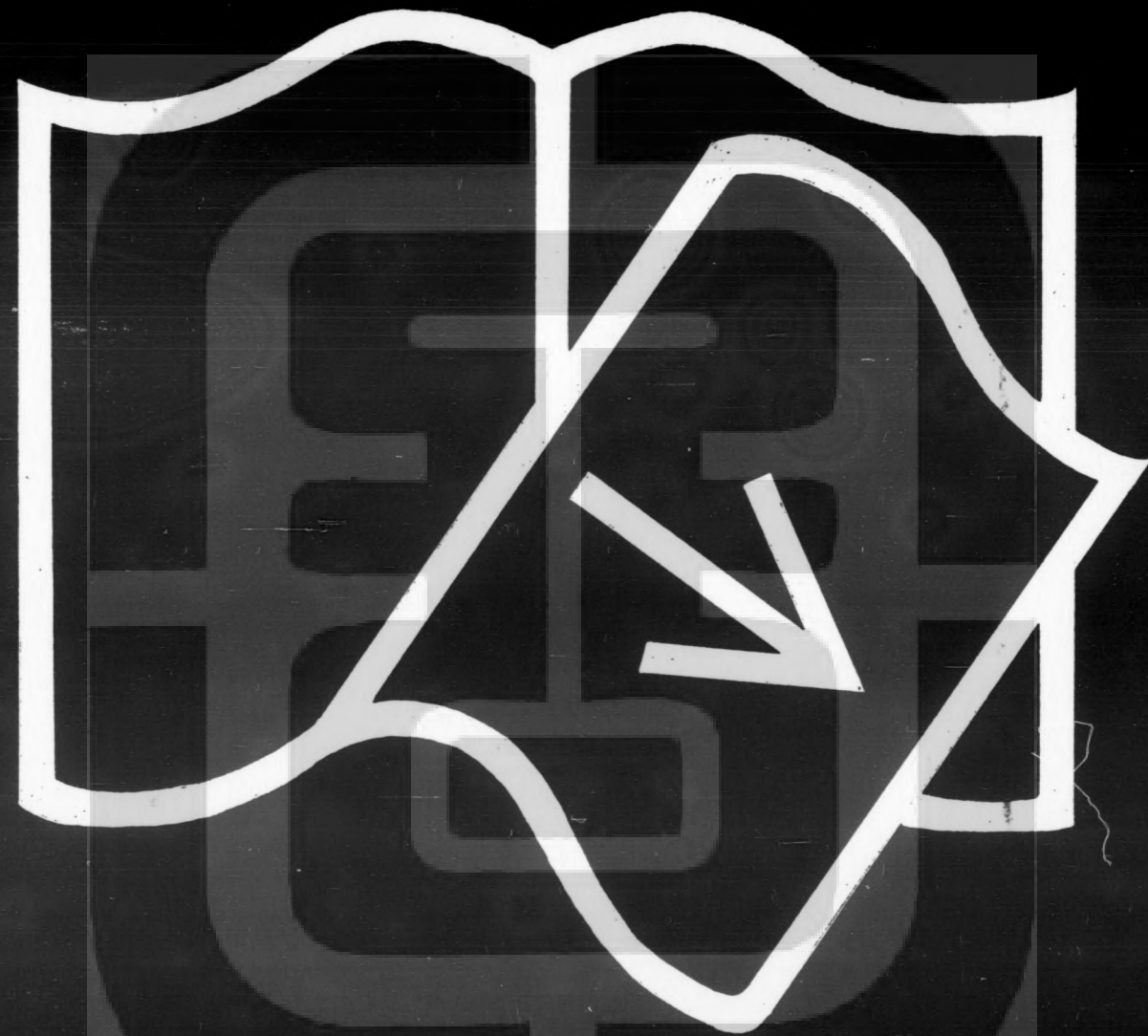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啓土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予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以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不以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宦不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

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云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原件短缺



記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  
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  
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  
蜩意鈎履飾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  
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  
而得則承蜩意鈎履飾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  
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  
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

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平  
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  
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  
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  
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  
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  
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



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魍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  
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歲而其骨毛爪  
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  
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魍而無知也余雖鼓琴  
而歌可也使魍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  
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泚泚兮司馬之藏與水皆  
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  
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今邑人至今稱之  
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  
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  
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  
於臨淮剝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  
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踈輒  
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蒸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  
或記疏以為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  
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



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湛然長思而

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公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以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命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湏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



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  
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潑水得二孫本意  
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  
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廿六欲畫不擇貴賤  
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  
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  
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  
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燕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詞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水于潁上縣仁社  
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  
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  
一日顧見釣處有官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  
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此龍也夢人鄭祥  
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使九子助我領  
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  
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五谿谿谷以達于淮  
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  
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五步使者子孫散



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佐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

歲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馬生張公跨厯隋唐顯于有宗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壻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坦物孰知其功坎坎擊鼓



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世既度公之居貝闕珠宮  
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  
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一作格民無傷農民字一本作無傷農工  
恭不在外洗濯厥胃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  
上帝之恫

### 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  
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後黔首三萬家臺  
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後刻詔書其旁今頌詩  
亡矣其之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

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  
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  
民間比今所見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  
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  
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  
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  
以覽觀焉

###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  
井有辨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



湖至晉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  
不時一。於是夕天宇開鬢林間月明可數毫髮  
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  
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  
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晉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  
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  
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  
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大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都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  
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

...

...

...

...

...

...

...

...

